

後  
漢  
書  
集  
解

馬融傳第五十上

後漢書六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

融集云茂陵成帷里人也

將作大匠嚴之子

嚴援

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掾恂曰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

徵聘名重關西

三輔決錄注曰恂字季直好學善屬文隱於南山之陰集解沈欽韓曰皇甫謐高士傳云恂十二世

祖峻字伯陵與司馬遷交好退身修德隱於研山研山人立祠號曰

研君恂明禮易遂治五經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屬文詞論清美渭

濱弟子扶風馬融沛國桓驎自遠方至者十餘人嘗慕其先人之

高遂隱於南山之陰恂以女妻融後果爲大儒文冠當世以是服

恂之知人永和中公車徵不詣大將軍融從其游學博通經籍

寶憲舉賢良不就以壽終三輔稱焉

集解融沈欽韓曰北堂書鈔

惠棟曰融自敘云融恂奇融才曰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

少而好問學無常師

集解

融年十三明

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

引謝承書云融年十三明

經召為太子舍人案此傳則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

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已西道殣相望左傳曰叔向云道殣

殣也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

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集解沈

及莊子語亦見文子上義篇所已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已曲俗咫尺之差滅

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騰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謝

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也集解洪頤煊曰詣東觀典

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已為文德可

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

融乃感激已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

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元初二年上廣成頌已諷諫其

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融在東觀

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頌文章流別論頌者詩之美也若馬

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為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郡國志云河南郡新城縣有廣成聚注云有廣成苑河南十二縣傳曰廣成澤在新城縣界黃阜樂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

史曰在梁縣西四十里

已禮為界限也

是已蟋蟀山樞之人竝刺國君諷已太康馳驅之

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賦

其用禮以為節也又序曰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康欲

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言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夫樂而不荒憂

音詭集解劉焯曰註有才不能用案文才當作財

而不困札曰樂而不荒為之歌衛曰憂而不困先王所已平和府

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五藏精

藏於脾此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喉咽者量腸之府也膽者積精之府

也旁光者湊液之府也詩故憂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

周詩憂敵也音古入反形如伏獸背上有二十七刻以木長尺櫟

三禮圖球玉磬也虞謨舜典也象桶中有椎柄連底撞之所以作樂見

車既好四牡孔阜又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集解惠棟曰虞謨謂

通發莫書六十上

二

虞書之皋陶謨也伏生尚書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故馬鄭古文別有益稷篇孔平仲據融此頌遂以二典可以爲謨失之聖主

賢君已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遭值屢運元

謂安帝卽位年也屢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

謂地震大水雨雹之類樂懸元集解惠棟曰周禮大司樂弛懸鄭元曰弛釋下若今休兵鼓之爲勤憂潛思十有餘年已過

禮數重已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

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

又無已自娛樂殆非所已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已爲雖尙

頗有蝗蟲今年五月已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

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

觀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于此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

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之美欣欣有喜

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田獵也此無它已迎和

與人同樂也集解劉攽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頗字

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集解惠棟曰廣雅云區區誠也職在書籍謹依

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

昔命師於韃彙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韃音紀言反彙音高

禮記孔子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以獸皮名之曰韃彙鄭注曰

韃彙為健音其義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義司馬法曰古者武

軍三年不與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與也偃休也

伯謂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集解吳仁傑曰詩既伯既蕭說文

禱字注以既伯為既禱周官甸祝表貉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

之百云書或為禱兵器也鄭注破駘駘能訓貉訓貉然則伯

與貉與禱皆同百音實一而已古者兵祭必立表為位兵不出則

偃之伯者表也章懷注謂伯為師節特揣量云然其實周之罕旗

漢之靈旗則古所謂伯也沈欽韓曰毛傳伯馬祖也重物慎微將

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又云是類是馬

師祭也皇矣傳於內曰類於野曰禱後鄭肆師注貉師祭也於所

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蚩就六貉野祭可兼馬

駘駘則伯乃馬祭禱是師祭或可以馬為戎事所重焉表百步

祭言之說文之義自得通大司馬職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

則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表者從南至北立竿以識車徒進

退之節焉祭既無壇塲故立表以指處亦猶祭以綿蕞為之表

不可謂之禱猶綿蕞不可謂之祭也吳以伯為表謬矣彼意以後

之禱牙卽是祭旗故以表為旗然大司馬職云建旗於表之中則

表非旗明矣又以郊祀志中秦一縫旗為古之伯尤誕妄余謂毛

傳以伯為馬祖則偃伯者息馬也師行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反釋

奠於學鄭駁五經異義云太學即辟雍也靈臺辟雍同處在郊觀

禮其建臺散馬云在靈臺故曰偃伯靈臺今文太誓武王伐紂

鼓鍾五觀臺五觀臺即靈臺蓋天子諸侯彼固未識夫靈臺之為

之異名耳先謙曰官本注難作建義作議彼固未識夫靈臺之為

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左傳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獄以類天之

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又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具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

也集解惠棟曰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呂來越可略聞且區

明音謨郎反區之鄧郊猶廓七十里之圃盛春秋之苗鄧周文王所都孟子曰

雅曰春獵為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詩詠圃艸樂奏騶虞韓詩

集解沈欽韓曰方言張小使大曰廓詩詠圃艸樂奏騶虞韓詩

有圃艸駕言行狩毛詩曰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毛萇

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禮

大司樂王大射則奏騶虞集解先謙曰官本圖作圃錢是已大漢

大所云圃常從闕本作圖詩東有甫艸鄭氏讀如圃是已大漢

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會也陰陽之所和

也乃建王國焉揆厥靈囿營于南郊揆度也詩大雅曰王在靈徒

天邑謂洛陽也

觀其塙場區宇恢胎曠蕩積篋勿罔寥豁鬱決反音眇決音烏朗

聘望千里天與地莽于是周陸環瀆右營三塗左概嵩嶽陸音欺於反上

林賦曰江河為陸郭璞注曰因山谷遮禽獸曰陸廣面據衡陰箕

雅曰曾視也音馬板反三塗山名在陸渾縣西南

背王屋漫曰波澁黃曰榮洛衡陰衡山之北山海經曰雉山澁水

縣衡山澁水所出在今鄧州向城縣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周

禮曰豫州其浸波澁其川榮洛水經注云澁水出黃山在今隨州

棗陽縣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者

今在汝州魯山西北榮水在榮陽縣東是也集解惠棟曰顏籀云

波即禹貢所云榮波既豬說文曰澁水在漢南荆州浸也春秋傳

曰修涂梁澁水經注曰澁水出隨縣西北黃山春秋除道梁澁軍

臨于隨謂此水也說文黃水脈行地中澁澁也从水黃聲淮南子

曰乃有八黃高誘曰黃猶遠也音寅沈欽韓曰明統志雉衡山在

南陽府城北七十五里波水出汝州魯山縣西南歇馬嶺下流入

汝一統志澁水今名扶恭河德安府志澁水出隨州西北百五十

里栲栳山東南合魯城河又合驢驢陂水又東逕安貴

鎮西入潁先謙曰箕者山形如箕向前而背王屋也

殷起乎其中戕戕磴磴鏘鏘唯唯隆穹榮回嶕峩錯崔金山金門

注云在潁池縣南石林大石山也一名萬安山在河南南郡境簿云

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雜樹木有祠名大石祠山高二百丈也屢



音於謹反磴音五來反唯音徂同反嶠音隔峴音魚孰反並高峻貌集解沈欽韓曰元和志大石山在河南府潁陽縣西北四十五

里大石祠亦見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燿于其陂爾雅魏志司馬芝傳

泉元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涅水在今鄧州怪石怪異好石似玉者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為磬也燿燿光也集解沈欽韓曰明統志

丹水出陝西商縣竹山東流至鄧州內鄉縣與淅水合涅水出鄧州東北流入端其土毛則推牧薦草芳

茹甘茶傳音角推牧未詳莊子曰虞鹿食薦一曰草謂曰薦茹菜也爾雅曰茶苦菜也詩曰堇荼如飴飴亦甘也集解錢大昕曰推

蓋與萑同爾雅萑山韭是也牧苜蓿也沈欽韓曰說文萑草也詩曰食鬱及萑李時珍本草郭璞作牧宿難讀謂其宿根自生可飼

牧牛馬也惠棟曰楚詞天問云中央共牧王逸云牧草名也岐首之蛇所食管子八觀云薦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注薦苳其芸菹

茂草也說文云薦獸之所食草古者神人以薦遺黃帝苳其芸菹昌本深蒲蔽可食芸香草也說文云似苜蓿菹音資都反廣雅曰

菹菹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菹蒲根也苳與紫通先謙曰官本蒲作蒲中集解惠棟曰廣雅云苳菹菹也苳與紫通先謙曰官本蒲作蒲

是芝蒨葶苳苳荷芋菓花紫葉可食而滑苳音戶官反禮記曰苳苳粉榆鄭注云苳葶苳類也義苳苗似薑根色紅紫似芙桂荏苳葵

苳可食芋菓即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其根亦可食也桂荏苳葵

苳粉榆鄭注云苳葶苳類也義苳苗似薑根色紅紫似芙桂荏苳葵

苳可食芋菓即芋魁也一名蹲鴟大葉其根亦可食也桂荏苳葵

格菲菹于爾雅曰蘇桂在方言曰蘇亦在也爾雅曰菲鳧葵葉圓似尊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荅山蔥格與荅古字通

菹音子閏反即芭菹一名芭蕉于軒于也一名猶生於水中其植矣集解惠棟曰注巴菹軒于見子虛賦說文曰荳酢菜也

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

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椿梧栝柏柎柳楓楊並木名也柎音矩豐形對

蔚峯嶺慘爽並林木貌也對音徒對反峯音蔚峯嶺慘爽翦習春風含津吐榮

鋪于布濩唯本從往者誤也扈音戶蕤音胡熒音胡惡可殫形鋪音敷唯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

從唯本作從往者誤也扈音戶蕤音胡熒音胡惡可殫形鋪音敷唯音以揆反郭璞注爾雅

作蕤說文云蕤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惡何也音烏集解

惠棟曰唯音委蕤音戶說文曰唯采也从草唯聲蕤讀若環周壽昌

色貌蕤音委蕤音戶說文曰唯采也从草唯聲蕤讀若環周壽昌

曰官本蕤正文與注俱作蕤似誤注明云字从主則不應从至于

主又注本作蕤無草頭也官本亦書作蕤尤誤毛本較明至于

陽月陰惡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為陽

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左傳曰唯正月之朔惡未作杜注云惡陰

氣也害作言陰氣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

令又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也柞音然後舉天網頓

士雅反邪斫木也周禮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然後舉天網頓

八紘擎斂九藪之動物縵橐四野之飛征華聚也音子由反周禮職方氏掌九藪揚州具

區荆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兗州泰野雍州荻蒲幽州獫狁冀州楊紆并州昭余祁鄭玄注云澤無水曰藪動物謂禽獸也縵

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縵落也國語曰縵於山有罕賈逵注云縵還也橐囊也音託四野四方之野也飛征飛走也集解惠棟

曰大戴禮四代篇云詩云東有開明於時雞三號以興庶虞庶虞動蛩征作畜民執功百草咸宿鳩之乎茲囿之

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駭譟譟子野聽聳離朱目眩隸首策亂

陳子籌昏鳩聚也駁音屯亦積聚也鄙駭駭舊迅貌也鄙音普美反駭音侯韓詩曰駭駭侯或羣或友眩亂也叶韻音

玄隸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子陳平善於籌策也昏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算計集解錢大昕曰陳子古之善算者周髀經云榮方問

于陳子是也章廣以爲陳平誤矣於是營圍恢廓充斥川谷學置羅罝彌綸阡澤

皇牢陵山學音浮雅音苦庚反蒼頡篇曰阮堅也皇牢猶牢籠也孫卿

子曰皇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也諸本有作牢欄者非也集解惠棟曰皇牢今荀子王霸篇作舉牢註如薄夢之薄舉與皇古字

通鄭元儀禮注曰牢讀爲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

樓先謙曰官本皇作舉是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

堅爲周禮司馬職曰前後有屯甲乙謂相次也伍伍長也戊己居中爲中堅也集解惠棟曰鄭元鄉師注曰前後屯車徒異部也王

彥賓云戊己土也屯田以耕土為事故取為名棟案堅中堅乘輿也漢有中堅將軍見杜茂傳袁宏紀陳俊將中堅士是也

乃曰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鑣之金路六驢駛之玄龍建雄虹之旌

夏揭鳴鳶之修幢陽朔十月朔也疏鑣謂雕鑣也周遷典服雜記曰玉路重較也金路玉路形制如一六駕六馬

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駕六馬驢駛馬名左傳云唐成公有兩驢驥馬周禮曰馬高八尺曰龍禮記曰孟冬乘玄輅駕鐵驥今此亦

順冬氣而乘玄也郭璞注爾雅云虹雙出色鮮盛者為雄左傳云舞師題以旌夏杜預注云旌夏大旌也揭舉也音渠列反禮記曰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也音直江反集解惠棟曰賈逵云色如霜執埃塵也幢者旗之竿也音直江反集解惠棟曰賈逵云色如霜執

馬融曰肅爽厲也其羽如鍊高首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論衡云師曠曰昔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與六元

龍畢方並轄曳長庚之飛翳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蚩尤居前

矢于天狼長庚即太白星翳音所交反即旌旗所垂之羽毛也太常天子所建大旗也畫之日月周禮曰日月為常招搖

玄弋天狼並星名也枉矢妖星地行有尾目赤畫于旌旗也集解劉攽曰案妖星可見尾目而已又言其赤非也赤當作亦上文大

常畫日月故云亦畫也惠棟曰大人賦云推彗星而羽毛紛其影為翳張揖曰翳燕尾也推彗星綴著龍以為燕尾也羽毛紛其影

馳揚金髮而地玉瓊影馳羽旄飛揚貌也影音必由反則音羊敎反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

在馬鬣前髮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瓊馬帶以玉飾之音襄集解  
惠棟曰服虔通俗文云髮垂而影說文曰白髮雜而影字林亦同

音匹屯田車于平原播同徒于高岡旃旌摻其如林錯五色已摘

料切詩小雅曰我車既好又曰射夫既同言徒眾齊同也旌亦旗也

光音古會反左傳曰旂動而鼓摻音所今反與森字同集解劉攽

日注我車既好案我當作田錢大昕曰說文旂建大木置石其上

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旂如林季長所見本與叔重同惠士奇

曰周禮稍人職云若有會同師田行後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

同徒輩註云同徒司馬所謂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

人數調之使勞逸遞焉惠棟曰說文云旂旗曲柄也春秋傳曰旂

動而鼓詩曰其旂如林棟案說文所引詩蓋據齊魯韓三家也今

詩作清氛埃掃野場誓六師搜儔夏也左傳曰天子六軍儔良馬

之善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敏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

者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又曰司馬符田以旌爲左右和之

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云正其士之行列詩小雅

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萇注曰攻堅也同齊也戎車齊力尙強

也田獵齊足尙疾也集解惠士奇曰周禮遂大夫職曰以四達戒

其功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榛叢告鼓大鼓也音公刀反徽獵

霍奕別驚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獲反並

奔馳 風行雲轉句磴隱句黃塵勃滂閭若霧昏

音苦蓋反句音火宏反並聲也滂

音烏童反策解惠棟曰磴曹憲音苦代切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

勇程氣標狡勇捷便匹妙反狗馬爭逐鷹鵠競驚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

陸梁聿皇于中原綰猓蹏蹤特肩脰完抵搗介鮮散毛族枯羽羣

綰繫也與胃通音工犬反猓蹏野馬也爾雅曰猓蹏蹏善升蹏猓

音昆蹏猶撞也揚雄方言曰吳楚之間或謂矛爲蹏音楚江反蹏

詩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薛君傳曰獸三歲曰肩脰頸也謂中其

音諸家竝古酷反策字書格從手即古文攬字然後飛鋌電激流

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轉

王弓以授射甲革樞質者鄭玄云質正也正音征扔音人證反聲類曰扔推也言

爲輪所摧也梧支梧也音悟謂支著車也轉車軸頭也音衛謂車

軸轉而殺之策解惠棟曰殺受狂擊頭陷顛碎獸不得豫禽不得嘗

音正例反受音殊策解惠棟曰李善云張揖埤蒼曰豫逃也字書

不可勝計

夷由不行也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由未殊謂未死蝻音而竟反說文曰動也蟬音似林反亦動貌也集解惠棟

日左思吳都賦曰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由與猶古字通廣雅曰殊斷也又曰蝻音軟淮南子曰蝻飛蝻動若夫驚獸毅

蟲倨牙黔口大甸哨後組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

爾雅曰駮食虎豹黔黑也周禮考工記曰大甸燿後有力而不能走鄭玄注

日燿讀曰哨哨小也音稍組巡竝行貌也組音於粉反孟子曰有

眾逐虎虎負隅莫之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剗刺裸程祖楊

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鄭風曰大叔于田乘乘馬矜矜暴虎獻于

公所孟子曰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據臂下車眾皆悅之睽離也

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剗亦刺也音苦圭反爾雅曰袒初肉袒也孟

子曰袒楊裸程於我側說文曰程裸也其字从衣集解惠棟曰廣

雅云剗屠冒檄柘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嶢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

也剗也

扶封狝爾雅曰檄山桑也音一染反搓斫也音仕雅反嶢謂山潤

牛而青色扶音劫古字通封大也齧亦狂也音吉曳反說文曰兕似野

當作槎說文曰斲斲莊下反廣雅曰搏捕也齧熊猶噬熊也易林

日前有噬熊後有噬虎丁度云扶或輕訛越悍庾疏嶢領犯厯嵩

持也或作掛錢大昕曰齧當作齧

辭陵喬松履修楸踔躡枝杪標端尾蒼雌犄玄援木產盡寓屬單

診輕捷也音初稍反越音丘昭反說文曰越行輕貌廣疏猶搜索也度音所由反字林曰嶺山嶺也音力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嶺音莫寒反踔跳也音敔敔反越音尋謂長枝也抄音亡小反標音必通反竝木末也雄音以葉反爾雅曰雄印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末有兩岐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倚音居蜩反說文曰偏引一足也木產謂巢栖之類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集解惠棟曰趙充國傳云合疏捕山間虜蘇林云疏搜索也度與搜通左傳云楚武王卒於楠木之下杜預云楠木之名說文云楠松心木方言云木細枝謂之抄郭璞云言抄梢也寓屬謂雌猿之類也爾雅釋獸有寓屬雌猿皆寄寓木上故云寓屬注以爲穴居之屬非罕罔合部番弋同曲類行竝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是罕罔也相如上林賦曰戴雲早續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有曲番魚網也音增弋敬射也分音扶問反集解惠棟曰類行見易並驅見詩麗屬猶屬增睹飛流纖羅絡縵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羣然屬也屬與屬同

雲起警爾雪落增弋矢也暑與礪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雉繳也絡縵張羅貌也縵與幕通羣飛也音揮警音素洽反廣雅曰雪雨也言鳥中繳如雪之落爾乃獲觀集解惠棟曰輩作同作也漢時語亦見鄭氏周禮注

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雪漢橫



天潢

穎遠也音名小反田獵旣罷故改乘同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北之沂上也佚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荒忽

幽遠也重陽天也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集解惠棟曰高蹈猶企足也左傳曰使我高蹈導鬼區徑神場詔靈

保召方相驅厲疫走域祥

靈保神巫也楚詞九歌曰思靈保兮賈

政疫洪範五行傳曰域射人生於南越謂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鼉三足今俗謂之水弩也集解劉攽曰正文案導當作

道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縹墳羊

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罔

兩游光神也兄弟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曰天狗主守財縹縹也音息列反墳羊土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集解惠棟曰風

俗通云夏至著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屬鬼知其名者無溫疾禮說云柳說文作遯三秦記云麗山上有白鹿原原有狗柳堡秦襄公

時天狗來下有賊則吠之一

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築

堡無患於是

有狗柳之名

川衡澤虞矢魚陳罟

波築池築也前書音義曰築在池中作室可用棲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

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川衡掌川澤之禁令澤虞掌國澤之政令也左傳曰魯隱公矢魚于棠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

泗川里革斷其罟而弃之曰古者大寒辟水虞於是登川禽而嘗之於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方孕又行罟貪無藝也公曰吾之

過也築音固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

音輦終葵揚闔斧刊重冰撥蟄戶測

潛鱗踵介旅

茲飛卽次飛也呂氏春秋曰荆人伐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伏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魯連子曰古善

漁者宿沙渠子使漁山側雖十宿沙子不得魚焉宿沙非國於漁道也彼山者非漁之所生也晏子春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治子

事景公以勇晏子勸公饒之二桃曰計功而食之公孫捷曰捷持楯而再搏乳虎若捷之功可以食桃田開疆曰吾仗兵而禦三軍

者再可以食桃古治子曰吾嘗濟河龍街左驂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龍頭鶴躍而出可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

桃契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吾獨生不仁亦契領而死與介謂鱗蟲之屬也旅眾也集解劉攽曰注公孫捷持楯而再搏乳

虎案如下文則此少曰吾二字惠棟曰案今廣雅作扞揆方言云齊人謂椎爲終葵顧炎武云古人以椎逐鬼若大儼之爲耳周禮

考工記云車人爲車柯長三尺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鄭元云首大寸謂今剛闕頭斧買公彥疏云漢逆獵湍瀨洿薄汾撓淪滅

時斧近刃皆以剛鐵爲之又以柄闕孔逆獵湍瀨洿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鼉

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鼈音壇鮪鮪屬也大者爲王鮪小者爲叔鮪禮記季春之月天子始乘舟薦鮪於寢廟季夏之月令漁師取鼈

也集解惠棟曰鼈音徒官反相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如子虛賦亦以鼈鼈爲一韻也

竟山谷蕭條原野寥嶽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旂獵者效具

車弊田罷旋入禁囿

流覽謂周流觀覽也周禮曰植虞旌以屬禽

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祔注曰車弊車止也蓼音力救反愀音

七救反亦蕭條貌也集解惠棟曰淮南子云劉覽偏照高誘曰劉

劉覽回觀也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曰臨乎宏池大

也集解惠棟曰李巡爾雅注

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鎮曰瑤臺純曰金堤樹曰蒲柳被曰

綠莎廣潒沆萍錯紵榮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

陂純緣也音之尹反蒲亦柳也廣音胡廣反潒音養沆音胡明反

陂音莽並水貌也錯紵交結也紵音之忍反委音於危反虹洞

相連也虹音胡貢反湧生也禮記曰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鄭注

曰大明曰也言池水廣大日月出於其中也集解錢大昕曰虹洞

與鴻洞同惠棟曰淮南子云水靡濫振蕩與乃命壺涿驅水壘逐

天地鴻洞高誘云鴻大也洞通也音韻同

罔罇滅短狐簪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涿音丁角反壘音公

七亦反說文曰刺也周禮鼈人掌以時簪魚然後方餘皇連舳舟

鼈龜屬鄭眾注云簪謂以杖刺泥中搏取之

張雲帆施蛻蟠靡颶風陵迅流發權歌縱水謳淫魚出著蔡浮湘

靈下漢女游方猶竝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舳小舟也音渠

恭反淮南子曰越舳舳不能無水而浮帆音凡轉

帳也音直由反興疾風也音楚疑反武帝秋風詞曰簫鼓鳴兮發  
櫂歌劉向列女傳曰津吏之女中流奏河激之歌韓詩外傳曰其  
巴鼓琴淫魚出蔡淮南子曰上有叢菁下有伏蛇論語曰臧文仲  
居蔡注云龜出蔡地故以爲名也湘靈舜妃溺於湘水爲湘夫人  
也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詩云漢有游女水禽鴻鵠鴛鴦鷺鷥  
集解惠棟曰廣韻引韓詩曰櫂歌巴人歌也

鶴鵠鵠鵠鵠鵠鵠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鵠鵠匹鳥也鵠白鵠也

鵠今謂之鵠鹿也鵠音括鵠鵠也鵠字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  
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既胎而又吐生多者生八  
九少者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鵠白鵠  
也鵠白鵠也鵠音步歷反鵠音梯揚雄方言曰野鳬也甚小好沒  
水中鳬可以瑩刀劍寢宿也詩曰乃安斯寢涯水濱也 飭鱗鱗鰓鰓鰓鰓樂我純德騰踊

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鰓音緒似飭而弱鰓  
鰓音徐林反口在頰

下大者長七八尺鰓音卑連反飭之類也鰓音區今鰓鰓白魚也  
鰓音嘗詩蟲魚疏曰今黃鰓魚也鰓音沙或作鰓郭義恭廣志曰  
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初魚躍鄭玄注云  
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也皆以跳躍又曰白鳥鵠鵠鵠鵠肥澤也鵠  
音學言竝得其所也尚書中候曰武王渡孟津白然猶詠歌於伶  
魚躍入于王舟中也集解惠棟曰隨音旬禾反

簫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序曰衛之賢者仕於  
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

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滿百名書之於方鄭注云方板也集解何焯曰伶簫出魯語惠棟曰案魯語叔孫穆子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章昭云伶人簫樂器言樂

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馬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天子歲三田一為乾然後擺牲班禽於

賜犒功羣師疊伍伯校干重山疊常滿房俎無空廣雅曰擺開也字書擺亦揲字

也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互擺牲班布也於與飲同左傳曰加饌則飲賜犒勞也山疊畫為山文禮記曰山疊夏后氏之樽也

又曰周以房俎鄭玄注云房謂足下跗也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

有似於堂房也集解惠棟曰於類篇作飲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

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鐘鳴既觴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

王之食飲膳羞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炙將行也既

盡也流俗本爵字作燔既字作暨皆誤也集解惠棟曰古入皆以

車騎行酒肉王充論衡云車行酒騎行炙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闐鼉華羽之南音淮

子曰歌采菱發陽阿禮記曰鼙諸慢易之音作而所目洞蕩句臆

人康樂鷗冠子曰南方萬物華羽焉故以調羽也發明耳目疏越蘊愒駭洞底伏越散也蘊愒猶積聚也愒與畜通

亦以疏散滯伏之象集解錢大昕曰春秋傳物乃坻伏鬱湮不育

注坻止也 鐙鐙鎗鎗奏於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 鐙鐙鎗鎗

坻與底同 也鐙音橫鎗音側庚反孟子謂齊宣王曰 是曰明德耀乎中夏威

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蔥嶺而來王南徼因九

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 人享謂來助祭也孔安國注尙書

也西河舊事曰嶺上多蔥因以名焉徼塞之道也九譯謂九重譯

語而通中國也尙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

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論說焉

以和親之鄭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

本名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隄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

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胥音誦集

解劉放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語

之官為象胥也惠棟曰東鄰東夷也古文作 卬安平相孫根碑云

至于東卬大虐班固通賦云 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

斯固帝王之所曰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 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

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弁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更

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慝其君而晏子知之

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 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獲於仁義

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梁虞之佃

梁樂也虞與娛同

閭昧不覩日月之光

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

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

周禮入法四曰官常以聽官理天府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理左傳云晉趙盾爲

國政由質要杜預注曰由用也質要契券也刊音苦寒反采清原

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

清原地在河東聞喜縣北左傳曰晉蒐于清原作五

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禮記月令孟夏

令大尉贊桀俊遂賢良左傳楚平王詰姦惡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而

未敘者也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耿畝之羣雅宗重

淵之潛龍

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耿畝謂隱於隴畝之中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雅小雅

之人也潛龍喻賢人隱也集解惠棟曰昭十四年傳收介特杜氏以爲單身民非馬義也

乃儲精山藪歷思河

澤目曜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

魚鹽聽甯戚於大車

應視也音所解反鼎俎謂伊尹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康衢謂甯

戚也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傳說代胥靡

洲大築於傳巖之野高宗夢得之孟子曰膠鬲舉於魚鹽也

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羣瑞俾使也昌當也

宏大也前書楊雄曰宏言崇議軼過也三家三皇也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儁

儁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鳳皇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帝時

麒麟在園帝王記曰堯時儁儁氏來貢沒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

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

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

天錫百祿子禮樂既闋北轅反施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也音止

苦穴反新城縣屬頌葵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

自劾歸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物故融因是自劾而歸集解惠棟曰鄧氏謂太后也案鄧騭傳云騭子鳳嘗與向書郎張

龜書屬郎中馬融宜在臺閣又中郎將任尚嘗遣鳳馬後鳳懼事

泄先自首於騰騰遂髡妻及鳳以謝云云則融以請託事泄故十

年不調不必因奏頌為忤鄧氏也史官因融自太后聞之怒謂融

序而作傳非實錄矣伉馬嚴第二子也見世系太后聞之怒謂融

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

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曰融



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  
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

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廢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  
延光三年集

文廢長史案廢長自是官  
名後人不知妄加史字  
融上東巡頌  
集解沈欽韓曰藝文帝奇

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

舉郭樸  
集解先謙曰官  
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

郎  
集解漢書曰融對策於北宮端門  
集解惠棟曰前書公孫宏傳乃

延光四年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劉昭案融集時融為許令自縣

上書曰乃者弗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端門

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禮

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禮

云云是則端門對策在延光四年以前傳及注皆謂  
大將軍梁商

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

校尉胡嘯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  
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  
集解通鑑胡注

未合而攻其支黨王幼學云支猶枝也師古而馬賢等處處留滯

日謂其黨與之分散如木之有枝故曰支黨

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集解沈欽韓曰御覽三十七兵書曰名

金傳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集解通鑑胡注同胡

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集解通鑑胡注同胡

學曰前書王溫舒傳即有避漏出其後集解惠棟曰王幼學則必

同注謂不盡意捕擊盜賊也云謂脫漏在人之後則必

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

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曰先吏士埋根言不退集解惠棟曰左

幼學云行首行伍也胡注先悉薦反先謙曰官本行道作行首是

孫子九地篇方馬埋輪注方馬縛馬埋輪持不動也即此埋根之

意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

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眾所出終曰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

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

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

記廝養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

賤人也

有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

高克潰叛之變潰而歸高克奔陳集解王補曰袁紀載此疏與

傳多異又御覽七百六十一七百  
入所引並出本傳及袁紀之外  
朝廷不能用又陳星李參畢參

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  
參在申為晉西戎北狄

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

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  
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融歷二郡兩縣政務無為事從其約在武都七年南郡四

年未嘗案論  
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  
集解惠棟曰梁冀傳

刑殺一人  
除過詣梁不疑冀諷  
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  
集解惠棟曰三輔

州郡以他事陷之  
郡太守二府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岐肅錢四十萬融子免官  
強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為孝廉向為主簿

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曰病去官

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施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

皆其徒也簫鼓槩好吹笛  
集解沈欽韓曰融集云融性好音律鼓

族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  
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

邈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  
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

曰次相傳鮮有人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

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

異同說注孝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融注孝經二論語集

惠棟曰何晏論語序云順帝時詩易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

三禮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有融注周官禮十二卷喪服經傳

平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

有六目頃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孔穎達云馬融為周禮

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尚書集解惠棟曰經籍志列女傳老

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樂歌集解惠棟曰

有七言琴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融集九

歌二首文志著於錄而融傳不載其書間引晉世後出古初融懲於鄧氏

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艸奏李固集解王補曰袁紀從事中

史吳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又作大將軍西第頌曰此

頗為正直所羞

集解王補曰馬融儒之通經而無節概者一什權貴倡披無似傳末總敘性行著述足當實錄其特

月敘誣奏李固與頌西第正史法所在垂戒深矣穀梁子言春秋

之義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此類是也史記平津叔孫前書張

禹孔光悉得此旨范氏所以追蹤馬班者正賴有胡廣馬年八十

融等傳耳王鳴盛願謂其敘事顛倒錯雜眩目益替說也年八十

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集解惠棟曰樂史云融家在齊州

守卒葬於此晏殊云融墓在漢州什加縣西二族孫曰碑獻帝時

十里融為南郡太守死葬於此有碑字已磨滅族孫曰碑獻帝時

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云日碑字翁叔集解錢大昕曰三輔決錄

業以才學進與楊彪盧植蔡邕孔惠棟曰決錄注云日碑少傳融

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隴漢之間

陽時易屯卦初九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孔子曰曲士不

曰磐桓利居貞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可語於道者束

於教也集解惠棟曰即融所云以曲俗咫尺之差減無貴之軀殆

非老莊所謂也辭宗意謂融節不終實兆於此前書蓋寬饒傳云

用不營之軀師古曰營與貴同不貴也終曰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

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

知識能匡欲者鮮矣識性也匡正也集解蘇輿曰言融無定識以

正其私欲也識不當訓性融委曲梁鄧卒以

見忤滯斥徒辱其身而已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  
死者以其求生生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  
之厚也是以輕死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  
之人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不懼遺死生也此爲矜全  
之情薄也集解劉放曰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字  
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曰千金之子坐不  
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垂堂此爲安存之慮深也  
原其大略歸於所安

五十五終

後漢書卷五十五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上校補

馬融傳將作大將嚴之子

柳從辰曰東觀記融嚴第五子也

拜為校書郎中集解洪頤煊曰

至

並不稱校書郎

案宋僅傳即作校書郎蓋中郎

侍郎郎中通謂之三署郎校書郎中本可省稱校書郎猶尚書侯射之省稱尚書耳不必如東漢書說也洪氏殆偶有未照

無或可廢注誰能去兵

官本注末有也字

先王所曰平和府藏注胃者五谷之府也

官本谷作穀案谷穀古通作

臣聞昔命師於韃囊注鄭注曰

官本注曰作云

彼固未識霪霆之為天常注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也

官本注無也字

蘋蘩勿罔寥鬱決注竝廣大貌也

官本注無也字

神泉側出注洸泉冗出冗出側出也

洸當作洸从九官本注亦誤冗當作冗从宀官本注不誤

苾其芸菹昌本深菹

菹通菹

注菹音資都反

官本注都上衍云字

藁荷芋藁

藁官本文注皆作渠是



格韭菹于注生於水中矣官本注矣作涖是

拏斂九藪之動物注拏聚也錢大昭曰說文拏東也詩曰百祿是拏音子由反官本注無

音字

於是營園恢廓官本是作時恢誤煇

皇牢陵山集解先謙曰官本皇作皋錢大昭曰閩本作皋

登于疏鑊之金路注玉路重較也官本注較作輅是

載日月之太常注周禮曰日月為常官本注曰作云

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注司馬符田符當作符官本注不誤毛萇注曰官本注作云

黃塵勃滃注滃音烏童反官本注童作董是柳從辰曰滃勃霧出兒勃同勃

狗馬爭逐官本爭作角非

顛猥頓躓官本俱作俱是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聲類云猥跟顛跟也是其字本从足已詳任光傳

庾疏樓頌注字林曰樓山巔也音力于反案力于之音為弗曳弗婁之婁古从婁之字虞

九並叶故樓亦可叶敷麟陽韻孟子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趙注岑樓山之銳巔嶺義正同

雪爾雹落注如雹之落官本注雹作雨

降集波蕪注折竹以繩綿連禁禦官本注折作折

茲飛宿沙田開古蠱注音治案二字當係融集舊音章懷因存之故與下注文別也錢大昭氏嘗疑

古蠱為蠱治之誤此不然張衡傳咸姦麗彼山者非漁之所生

也官本注漁田開疆官本注疆作疆吾仗兵而禦三軍官本注無而字逆而百

步而亦流集解劉攽曰案劉上脫先謙曰官本注無曰捷二字故凡十二字

逐罔螭注螭龍屬官本注屬作也非

鷗鷺鷁鷁注鷗白鷗也官本注鷗作鷗案白鷗非即鷗今謂之鷗也鷗性閒而色白故一名白鷗

鹿也鷗音括官本注無也鷗二字既胎而又吐生官本注吐作哇

靈沼之白鳥注鷖音學官本注無鷖字

然後擺牲班禽至房俎無空注擺開也官本擺作捭字書擺亦捭字也

官本注亦有似於堂房也官本注

鼓駭舉爵鐘鳴既觴注皆誤也官本注

若乃陽阿袁斐之晉制關龍華羽之南音案袁斐關龍華未有能究其說者疑皆誤文也准

南子亦云奏雅樂者始於陽阿采菱袁斐當即采菱二字形近之誤故注即以采菱說之又融長笛賦從容關緩文選李注亦云關開也漢書曰關諸慢易之音作關嗶通作融固如此班志

已然禮一作輿即古哇字注龜之音不當入頌明即諸字轉寫之誤

則章懷注例於傳文不得其解者必曰未詳何至鄧書燕說若

是之謬耶今融集亦出後人哀輯不免沿誤

東鄰浮巨海而入享注入享謂來助祭也官本注

遂棲鳳皇於高梧至受王母之白環注鳳皇止帝東園官本注

獻白環官本注

至自新城注新城縣屬河南郡今伊闕縣地詳

遂令禁錮之注時左將奏融道兄子喪道當作遺官本注不誤案左將亦左中郎將之省稱

融官益本左  
署郎中也

帝奇其文

侯康曰融集載東巡頌云允迪在昔紹烈陶唐殷天衷

朱乎三辰禋祀乎六宗祗燎乎羣神遂發號羣司申戒百工卜筮稱吉著龜嬰從南征有時馮相告祥清夷道而後行曜四國而揚光展聖義於巡狩喜圻時而詠入荒指宗嶽以爲期固岱神之所望散齋既畢越翼良辰核燹增構烈火燔然暉光四揚炎燭薄天肅香肆升青煙冒雲門六八匝變神祇並存張溥云御覽經八成下有變和萬殊總領神明二句案此文呆編虞書春官鄙陋可笑若此何奇之有作偽者亦太不自量矣而類聚亦收之豈不謬哉

遺令薄葬集解惠棟曰

至

字已磨滅

柳從辰曰陝西通志融墓在興平縣西南三十里案傳言

卒於家漢茂陵卽今興平縣似樂史及晏說皆非也

族孫曰碑注王輔決錄注云

官本注無云字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後漢書六十下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蔡邕字伯喈集解沈欽韓曰論衡別通篇右扶風蔡陳留圉人也

圉縣故城在今汴六世祖勳謝承書曰勳字君嚴集解惠棟曰前

將軍破龍且及彭城侯千戶邕之始祖也邕集議高陽侯表曰臣

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沈欽韓曰黃宗義金石要

故傳稱勳為六世祖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曰厭戎

連率王莽改臨西郡曰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

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

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幸而

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君子之愛人也

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雖臨死不失正道也集解劉攽曰注

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案文多一也字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

仕新室集解惠棟曰將扶也字亦作擲卓茂傳云勳與南陽孔休安泉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及茂六人同志不仕王莽

王補曰首敘勳拒王莽事用史父校亦有清白行證曰貞定公祖記汲鄭列傳法說見胡廣傳

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胄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郎

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校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

十三卒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集解惠棟曰據邕碑則是校未嘗仕也書斷云校徐州刺史未知何據周壽昌曰貞

定出於私證公字疑衍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

襟帶不寢寐者七旬集解官本考證曰宋本作七旬惠棟曰先賢行狀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母卒廬

于冢側動靜已禮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

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集解惠棟曰邕集與人書曰邕

傳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少博學師事太

若幼童陸則對坐食則比豆案叔父謂蔡子文也集解惠棟曰邕別傳曰邕與李則遊學時在好辭章數術

傳胡廣集解惠棟曰邕別傳曰邕與李則遊學時在弱冠始共讀左氏傳性通敏兼人舉一反三

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請鼓

琴遂白天子敕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

歸集解惠棟曰蔡邕集延熹二年秋零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陳餓不

得其命者甚眾白馬令李雲以直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

余能琴自朝廷敕陳留郡守遣余到偃師已病不前得歸沈欽韓曰

邕集有聞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

徒設疑曰自通楊雄作解嘲班固作乃斟酌羣言建其是而矯其

非是也作釋誨曰戒厲云爾集解沈欽韓曰蔡邕有務世公子誨

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序齊宣王對閭丘叩曰

雖及胡考獲即取之杜預注曰胡考元老之稱集解惠棟曰墨子

云華髮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邕年三十餘已白髮故自

號華顛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曰仁守位曰財聚人之大寶曰

位何以守位曰仁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

何以聚人曰財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

廢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衍自媒術也論語孔子曰行

義以達其道又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周禮惟狼氏

下士八人執韉以辟道也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

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門飯牛車下

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

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

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說之以為

大夫矸音岸軒音戶諫反百里奚虞大夫也史記趙良曰百里奚

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暮年而後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說文曰

豢養也集解先謙曰注文商歌上當有疾字歌夫如是則聖哲之

詞止此文選注引作三首其詞鄙陋不可采

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

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

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孟子曰若仲尼者拔

登天庭序彞倫埽六合之穢懸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

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日慶雲也集解沈

欽韓曰炎氣當如左傳其氣炎之炎下煙炎字同

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

臣

賢



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美者荷榮祿而

蒙賜

美音以戰反本或作美策歷沈欽韓曰小司徒注美饒也封禪文功美於五帝

蓋亦同塗要至俛仰

取容

同曲也要音一遙反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

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

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

遺猶留也

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

彼謂貧賤此謂榮祿

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皙

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譏爾斂袂而興曰胡

爲其然也

譏然翕斂之貌音所六反

胡老曰居吾將釋汝

居猶坐也釋解也

昔自太極

君臣始基

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

洪大

也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

紘弛王塗壞大極隨

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隨

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

左操黃鉞右執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

戰士講銳

講習也

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曰合時宜或畫一

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

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頗弱頗弱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之

旬應也王資臣萬金而遊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國畢從頗

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一見賜黃金百鎰再見賜白璧一雙

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並佩六國之印駢並也組殺也流離光彩貌也陸賈翕習積富無崖

據巧蹈機目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

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殷天

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殷天天是拯毛萇注云速速廋也鄭玄注云穀祿也言鄙陋小人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拯破之

也韓詩亦同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龍方殷而行方猶並也集解劉攽曰正文天天是加案上天當作天據今詩文正然惠棟曰邪音徐先謙曰速速

二句出詩三家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易豐卦上六云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也屋

厚覆閭之甚也蔀音部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易文言曰天石門守晨沮

靜耦耕論語曰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長沮桀

開耦而耕並顏歎抱璞遺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歎曰願先

隱遁人也

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夫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非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歟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以歸反於樸則終身不辱論語孔子曰遠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為保其生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夫璞是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史記曰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去言惡之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曰傾也且我聞之日

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

露凝

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風也月令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風曰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蒹蘆也葭蘆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

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折絙地之基

絙音古鄧反

皇道惟融帝猷顯平泝泝庶類含甘吮滋泝泝齊貌檢六

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

穆穆守之曰平濟濟多士端委緝經

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禮說文曰緝赤白

色也也無系綴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出

振鷺鷺于下注云鷺白鳥也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

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山之玉策投之鍾山之陽尚書曰泗濱浮磬注曰水中見

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水多石喻漢多賢人曩者洪源辟而

索盡也音所格反集解先謙曰官本格作洛是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

也音頻亦反謂禹理洪水而開導之尚書曰四隩既宅隩居也音

於六反武功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

獫狁至於太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鄭玄注曰吉甫既伐獫狁而

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於城濮楚師敗績故晉凱

樂而歸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二故當其有事也則簋笄竝載擐甲

十八年傳云振旅愷以入于晉揚鐸不給於務義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蓑荷笠毛萇注云荷揭

甲執兵左傳云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目步綽有餘裕夫世臣

門子替御之族詩小雅曰替我替御也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

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集解沈欽韓曰釋名餘官委貴集解惠棟曰委

亦餘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曰喻其便遼巡放屣不足曰況其

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贈之智集解何焯曰衍一人字沈欽韓曰夫字當重此揚雄家家

自以為稷契人人自為以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先

咎陶例先謙曰沈說是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上公注云持滿必傾不如止也

榮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宜泊猶靜也狂淫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服鳥賦之文也言夸華者必死於權勢也瞻仰此事體躁心

煩聞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王弼注云自然之質各

定其分短者不為不足長者不為有餘損益將何加焉聘騶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

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踣音步北反協韻音赴

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動胥以痛動帥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

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曰史遷熏胥

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誅協韻音丁注反集解惠士奇曰熏胥以刑謂腐刑即詩所謂昏極也古熏昏通沈欽韓曰前書敘傳注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後人得罪相坐之刑也惠棟

云薰聞也胥胥靡也薰與聞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苟爽本薰

作動虞翻本作聞胡廣案漢官解詁光祿勳動猶聞也易曰為聞

寺是勳與聞通之證光祿勳主宿衛殿門故如淳亦主此說左傳

驚率為大聞此文云薰胥之率若作相帥解不辭惠所正是也先

謙曰蔡學魯詩據傳魯作熏班學齊詩作薰韓作勳顏引晉注云

然者三字古通三家各又有通作本也以文義論熏胥以痛仍訓

率率相引陷罪為是詩言陷罪者多非必人人皆受宮刑後人前

泥前書史遷之注非也遷之熏胥正謂為李陵率率陷罪耳

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鑒禍曰知畏懼子惟悼哉害其若是也音

易集解惠棟曰晏子春秋云前車天高地厚踰而躋之謂天蓋高

覆後車戒先謙曰官本子作子是

蓋厚不敢不踏地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

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論語孔子曰用則行夫九河盈溢

非一出所防九河謂河水分謂九道爾雅曰徒駭太史馬頌覆補

云由土也或作墳說文云墳也又苦會切東觀記云帶甲百萬非

青泥一燒是也先謙曰官本分謂作分為謂古通帶甲百萬非

一勇所抗苦耶反今子責匹夫清宇宙庸可曰水旱而累堯湯

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煙炎煙火之微細者言常懼

日吳楚之間謂火滅爲借音子廉反炎音焰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其動乎見晏子春秋陰食謂不顯食也凡日陰食則井無影也策解沈欽韓曰隋書天文志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伸則地震井無景者因日

既入則水中無影今人以榮水候之知其虧復不獨井也元首

寬則望舒朏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側匿側匿則侯王肅則侯王舒注肅急也舒緩也策解惠棟曰鄭元注云朏猶條達行急貌側匿猶縮胸行遲貌日君象也月政

象也君政急則日行疾月行遲臣逸是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通君政緩日行徐月行疾臣放恣也

是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

易坤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艮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

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

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圃馳騁乎仁義之塗班固曰有嚴仁義之林藪也榮旋乎周孔之庭宇揖

儒墨而與爲友舒之足目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

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閭閻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古今注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

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

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賢人霧露修

業思真棄此焉如靜已俟命不數不渝數厭也渝變也策解惠百

歲之久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其注云居墳墓也策幸其獲稱天

所誘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之所誘後必遇害也罕漫而已非

已咎也罕漫猶無所知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鳴牛

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轡伯翳即秦之先伯益也能與

之君也介葛盧聘於魯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

言晉太史蔡墨曰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

事帝舜帝賜姓曰董氏曰豢龍竝見左傳奚仲倕氏興政於巧工

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豳圉狼臆取右於禽囚倕舜之巧人也見尚



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爲周穆王御驂騑耳之乘非子亦秦之先  
善養馬周孝王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爲附庸邑之  
於秦並見史記周穆王見周穆王左傳曰戰於散吾襄公補秦  
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得取戈斬之遂以爲車右  
音舒 弓父畢精於筋角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  
射反

方要幸於談優

見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爲弓九年來

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

帝時吾丘壽王字子贛以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塞也東方朔以

善談笑俳優得幸班固曰朔應諸似優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

集解先謙曰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

官本塞作筆 若人故抱璞而優游前書上官桀武帝封爲期門郎從上甘泉大

羊洛陽賈人也 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忸怩心慙也忸

能心計爲侍中 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衡眉目 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

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  
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

猶越也音

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

集解洪頤煊曰司徒當作司空靈帝紀建寧三年八月大

鴻臚橋玄爲司空四年三月司徒許訓免司空橋玄爲司徒

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

郡國志無河平縣沈欽

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還議郎邕已經籍去

聖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

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

令單颺等

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字子度潁川人爲西鄆長集

議郎臣劉宏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論語之末題曰詔與傅

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洪适云石經自堂谿典以下別有趙氏數

人竊意其間必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集解杭世駿曰按此與張馴

有同時揮毫者

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

刻於石碑盧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云

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洛陽記亦祇有尙

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欣筆法魏鄭元水經注亦祇言五

經意熹平四年邕等所奏求定者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

五經耳周壽昌曰案熹平四年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

正定六經文字靈帝紀同水經注以爲光和六年考漢高陽令楊

著碑有云特以儒學詔書留定經東觀順元邱之指獨歷世之疑

天子異焉擢拜議郎案著是太尉楊震孫常山相讓之子以通從  
兄沛相統憂歸遂卒統卒於建寧元年著當同時也建寧駕靈帝  
初年著自是桓帝時人王昶謂碑所謂受詔定經者乃桓帝時事  
尚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之闕而  
著刊定之功亦不必在邕典等下也余案漢碑多談墓之辭不可  
據以爲信若桓帝果有定經之詔著有刊正之功縱著無傳而  
桓帝紀楊震傳總皆附及范史不應疏略至此惟水經注稱光  
和六年與紀傳俱異者洪适云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在光  
壽昌案邕正誤書丹刊石構屋皆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  
非卽歲可成之事此語或近之何焯曰冊當依水經注作丹朱錫  
石垂示後昆以知此刊石書丹實始於漢其來古矣沈欽韓曰北  
堂書鈔三輔決錄云韋誕奏邕自矜能兼斯籀之長非執素不妄  
下筆案釋公羊殘碑未有堂谿典馬曰碑趙威制宏張文臣傳  
楨論語殘碑末有左立孫表則他經定碑亦必有同使工鐫刻立  
事校勘者卽文字之繁亦非邕一人所能偏寫也  
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  
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  
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郎蔡邕名集解  
劉攽曰注論語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  
而已顧炎武曰水經注以此爲正始中所立而蔡邕等名別在堂  
東與此不合惠棟曰孔穎達云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周壽昌  
曰劉氏所校宋時舊本必注云論語二碑故劉云應作一碑毀今

毛本注云論語三碑二碑毀似不為誤殿本及監本俱作論語二碑獨此本作三碑壽昌案注引陸機洛陽記明云碑凡四十六枚論語必是三碑始合其數宋董道廣川書跋云昔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大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上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毀壞東行論語三碑毀又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入碑其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云云據此論語確是三碑劉氏所見本有誤也一本作論語三碑毀無其二毀之於是後儒說與注所引洛陽記又異要之論語是三碑斷然也

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

街陌集解惠棟曰摹水經注作筆初朝議呂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

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

得交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

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集解王補曰藝文類聚六十御覽三

百四十入載諫用三互法疏與傳多異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

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

能為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集解惠棟曰邕集載疏云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下精兵國家購仗四方

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取辦於二州也楊泉  
物理論云幽州之騎冀州之弓勁悍之士比年兵飢漸至空耗

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集解通鑑胡注延屬延頓

而屬望也屬之欲反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

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曰歲月狐疑遲

淹曰失事會愚曰爲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曰威靈明其憲

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

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竝曰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坐法抵罪居

無幾天子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買臣又張

字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太守又張

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曰未制乎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爲京兆尹

坐與楊惲厚善制免爲庶人從闕下亡命數月冀州刺史三公明知二

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曰救時敞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

輕微之科選用稽滯曰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獨除近禁其

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呂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已經學相

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

說文曰牘書板也長

一尺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旅信也集解先謙曰皇義篇案典略熹侍中祭酒樂松賈護

集解通鑑胡注百官

志侍中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

多引無行趣執之徒竝待制鴻都門下憇陳方

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呂不次之位又市買小民為宜陵孝子

者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雹疾風傷樹拔木

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

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

風訊諸執士

集解先謙曰官本士作事是

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呂或加

尚書金縢

曰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王乃問諸史百執事詩大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勿祗畏言勤勞戒懼也集解錢大昕曰案雲漢之詩云電勉畏去劉向引詩電勉從事作密勿從事向世習魯詩知魯詩而章懷不能注也

象而至辟歷數發辟音昔歷反史記曰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

者天之號令所已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誡告人君者夫昭事上帝則

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聿遂也懷來也宗廟致敬則鬼神曰著國之大

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祀在祀與戎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

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左府朱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行齊者絳綰義音文伐反迎氣五郊而車

駕稀出四時至敬集解劉攽曰案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疏廢

解除猶謝過也集解沈欽韓曰論衡解除篇解除初禮先設祭祀設膳食已驅以刀杖所除宅中客鬼也然豈此言謂雖祓除不祥

車駕猶不出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

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彖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則

易坤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其彖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陰氣憤盛則

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霍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

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

集解蘇與曰宜

所七事表左

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曰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

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其方并祭其方之帝季夏之末祭中央帝也集解惠棟曰鄭元禮記注云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

所曰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

司數曰蕃國疏喪宮內產生

集解惠棟曰王充云俗諺婦人乳子以爲不吉將舉吉事皆不與之交通

及吏卒小汚屢生忌故

小汚謂病及死也集解惠棟曰如尙書左

戒否議郎臣邕博士臣敏對以爲元和詔禮無免

竊見南郊齋戒

齊宜以自潔靜交神明可齋無疑是也見邕集



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

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已竭心親奉已致肅祇者也又元

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二年制曰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

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已來更任太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曰虧大典集解通鑑胡注

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祀三日日齋內有汙染禮妻妾產者齋則

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室之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其處其中

耳禮儀曰有死於宮中者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眾哉自今齋制

宜如故典庶答風靈災妖之異集解先謙曰官本妖作妖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

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

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已來頻年災異而未

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

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集解惠棟曰據上封事乃鴻範傳文此云易傳必京房所作易傳上誤稱鴻範傳也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曰德顯或曰言揚頃者立朝之士

曾不曰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

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曰責三司臣子曠然眾庶解悅漢名臣奏

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

之人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醫人者象暴政若獸而

暴政妄有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寵推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羣

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蝗蟲宜敕正眾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豈

信公小國諸侯敕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

况萬乘之主修善求賢宜舉敦朴以輔善政陛下體堯舜之聖

統體細館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遠近可留須

至災必有緣朕以太平招休徵矣制曰下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共職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靈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政務消復之術稱朕意

焉集解惠棟曰案石經公羊臣愚曰爲宜擢文右職曰勸忠用右  
末有郎中臣張文卽是人也事之便謂樞要之官集解惠棟曰王劭案董勛答禮云職高者名  
錄在上於人爲右職卑者名錄在下於人爲左是以謂下遷爲左  
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曰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

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

心憚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集解惠棟曰撓當作撓音女不

能稱職或有抱舉懷瑕與下同疾綱綱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

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

臧否人所疾苦條奏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

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

不斷之慮者來說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

剝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章

惠棟曰平本古文辨字  
辨治也注訓爲和是非

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

私之禍則眾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

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

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

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

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

也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

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

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

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

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

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

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

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曰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論語

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謂滯陷不通此豈以為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集解曰前書執文志引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王伯厚云蔡蓋因志之誤也

漢官儀曰秩六百石銅章墨綬也

皆當曰惠利為績曰

月為勞哀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費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曰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曰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

集解劉放曰案臣文多一者字

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

集解官本考證曰屈情二字監本訛作出清從宋本改

不敢踰越今

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

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

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遂御之鄭玄注云祖謂將

葬祖祭於庭載升柩於車也

集解劉放曰正文恒思皇后東郡有案恒當作桓謂桓帝后也惠棟曰恒通鑑作桓邕集同

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

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已暫歸見漏或曰人自代亦蒙

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

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曰明詐僞書奏帝乃

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

尉焉

集解通鑑胡注漢縣置丞尉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

光元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

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

刺史太守入爲尙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

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

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陽

記曰南宮有崇德殿太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邑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亡續漢志曰

年蝗蟲其咎焉在邑對曰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

河圖秘微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

又南宮侍中寺雖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尙未變詔

以問邑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雉禍宣帝黃龍五年未央宮雉難化

為雄不鳴無距是歲元帝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元年丞相

史家雖難化為雄距而鳴將是后父禁為平陽侯女立為后至京

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臣竊推之頭

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

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茲大也集

解劉牧曰注是后父禁為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一歲字又當

作陽平侯非平陽也應棟曰集云是歲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

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

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而不言易曰括

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曰

卓囊封上

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卓囊也集解惠棟曰袁夢麒麟漢制叢錄曰漢官儀凡章奏皆啟封其言

密事乃用卓囊東方朔言文帝集書囊為殿帷翟酺又言文帝飾帳於卓囊者指此其後靈帝詔禁邕指陳政要具對經術以卓囊

封上遵邕對曰集解沈欽韓曰此對與前上臣伏惟陛下聖德允前制也

明深悼災咎哀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

肝膽出命之秋豈可已願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

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已當譴責欲

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

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蜺蜺難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

母趙嬈貴重天下

燒音奴鳥反集解惠棟曰袁山松後漢書云建甯二年爵乳母趙嬈為平氏君廣雅云燒泥了

反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

續曰永樂門史霍玉

集解通鑑胡注永樂門史董太后宮官

依阻城社又為姦邪

沈欽韓曰又當依袁紀作大

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者集解錢大昕曰陳球傳云楊球



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

人也漢時宮中書宿皆稱中大人親解趙燒及今聖意勤勤思明

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召為至戒霍王也

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玉所進光祿勳姓璋姓姓也璋名也漢有

官本作光祿勳偉璋注偉姓也案作偉者誤前書食貨志臨淄人

姓偉貲二十萬注姓姓也偉其名章懷此注特引以作姓璋之證

若其姓偉則注文當作漢有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玪音玄蔡

偉姓不當如此云毛本不誤邕集云河間相升以朝廷在藩國

作屯騎校尉蓋升集解惠棟曰邕集云河間相升以朝廷在藩國

玄屯騎校尉時集解惠棟曰邕集云河間相升以朝廷在藩國

數億以上遷為侍中也王幼學竝明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

云蓋公蓋反袁紀作蓋延誤尚書曰君子在伏見廷尉郭禧純厚

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野小人在位

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竝宜為謀

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

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鑄削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

賦之文可且消息已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

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已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竝

已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眾心不默莫之敢言

默伏也音一葉反集解惠棟曰集云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伎超取選舉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

機已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已塞

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已愚蒙集解先謙曰官本感激

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集解惠棟曰文六年公羊傳云射姑殺則稱其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云自上言

泄曰漏沈欽韓曰韓非外儲右堂谿公謂昭侯曰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

也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

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

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子文著

周壽昌曰案隋志漢官典職儀式選用二卷漢衛尉蔡質撰唐志蔡質漢官典儀一卷此注云漢職儀殆卽此書之省文也

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

集解錢大昕曰楊當作陽據陳

球傳則程璜卽程大人乃是女子此傳云中常侍則是宦者非婦

人矣未審誰得其資洪頤煊曰案陳球傳用事宮中者是程璜之

女非璜也傳於用事上

璜字致有此錯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已私事請託於

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也

中傷

於是詔下尙書召邕詰狀邕

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已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

宛長休百日

休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免也

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

爲州書佐

續漢志曰書佐主幹文書

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

不爲用致怨之狀

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郃假宛五日復屬河南李奇爲書佐郃不爲召太山黨魁羊

陟與邕季父衛尉質對門九族質爲尙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

郃被詔書攷胡母班等辭與陟爲黨質及邕頻詣郃問班所及郃

不應遂懷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某

母班也集解沈欽韓曰對九門族謂甥舅之親爾雅注今江東人呼同

僚壻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

臣父子欲相傷陷

集解周壽昌曰父子豈自謂與其叔父賈也前書疏廣傳父子並爲師傅亦謂廣與兄子受

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曰臣對與

邵參驗臣得曰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

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曰災異齋詔申言誘臣使言蕭

持也與賈通集解先謙曰官本上言作旨是

臣實愚贇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

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曰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

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

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曰改政思譴除凶

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曰臣

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

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

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

集解王鳴盛曰豈無子故云列女董

祀妻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

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金商門對事之時質為下

邕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院罔誠寃誠痛臣

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已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題音促飲猶隱卻告人姓

名無可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和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

辛卯詔書收邕送雒陽詔獄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仇怨

未有所施法令無以此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

君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荅曰曉是吏遂飲章為文書臣

賢案俗本有不解飲字或改為報字或改為款並非也集解先謙曰官本注以此作此以報下無字字死期垂至冒

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句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

惟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已仇怨奉公

集解通鑑胡注誣邕以請託不聽志欲中傷為仇怨奉公之吏謂司徒劉郃也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

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

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已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

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集解通鑑胡注部主州牧郡守也使加毒害所賂者反

曰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卽西安陽縣也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集解惠

棟曰邕徙朔方報楊復書曰昔此徙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反自甘罪戾不復慕此

又報羊丹書曰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沈欽韓曰西安陽在吳喇忒旗北故九原城西陰山南邕前在

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

自陳奏其所著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十意未及奏上遭事流離因上書自陳曰臣既到

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爲

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光武以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

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史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

恐所懷隨軀朽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宜

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謹因臨戎長霍園封上有律麻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

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集解官本考證曰注唯記紀傳記字一本作有王鳴盛曰案第六下疑脫落四句卽以司馬氏

志入篇較此已有五行郡國百官三種為此目所無且前志所無  
邕欲著者五而此六者之中僅有車服一種為前志所無其為脫  
落甚明惠棟曰意猶志也避桓帝諱故作意趙戒本字志伯後避  
諱改字意伯見孔廟置守廟百石碑周壽昌曰劉知幾史通稱邕  
於熹平中作朝會車服二志知十意中尚有朝會  
合之可得七條與魏志卷二注引袁山松書劉洪  
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

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饒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

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

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謫訕朝廷內寵惡之邕

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陶文士傳曰邕告吳人曰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

東閭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何亭之

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也集解沈欽韓曰抱朴子清鑒

篇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往來依太

未用之先如彼文則張衡識柯亭之笛或葛洪誤記也

山羊氏

集解何焯曰案羊祐為蔡邕外孫蓋以婚姻依之惠棟曰

九族妻族二對門九族乃妻族也故邕上書云與陟姻積十二年

家豈敢申助私黨是羊蔡世為婚葺不特叔子一人也

在吳吳人有燒桐曰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

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

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司馬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曰酒

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食召邕者比往而酒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

喜歎聲也音倍已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邕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

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曰

告莫不憮然

憮猶怪也音武

彈琴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

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

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

莞笑貌也音胡板反葉先謙曰官本莞並作

莞此足已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

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

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



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集解惠棟曰

听曰范史本是治書章懷避諱改作持書百官志御史中丞為御史臺率風俗通云尚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為吏

是尚書御史皆稱臺也又百官志謂者僕射為謁者臺率符節令

為符節臺率則漢時稱臺亦不止尚書御史矣袁紹傳坐召三臺

專制朝政注引晉書云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

臺是謂三臺然伯喈未授謁者何以便有三臺之稱豈侍御史與

治書御史亦分為二署耶先謙曰官本作侍書乃後人不知持字

之故而妄改為侍也唐諱治作持曹褒傳治慶氏禮治作持可證

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

安封高陽鄉侯集解惠棟曰集云詔制左中郎將禁邕今封邕陳

留雍邱高陽鄉侯下印授符策假限食五百戶歲

五十萬穀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

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集解惠棟曰事見中今明公威

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目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

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已問邕邕對

曰地動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

後漢書六十下

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轡遠近召爲非宜

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安車

朱輪青蓋金華爪畫轡廣雅轡箱也

卓於是改乘阜蓋車

續漢志曰中二千石二千石皆阜蓋朱兩轡

卓

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譙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

卓多自恨用

集解劉劭曰案文多自恨用不成文理當云卓恨多自用

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

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

逡巡山東召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召此自

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

歎有動於色

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初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街邕後允誅卓并收邕眾人爭之不能得何

焯曰裴松之以爲伯喈不應發歎於子師坐此謝承妄記是則商芸所載爲得其責也

允勃然叱之曰董卓

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召亡大節

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

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

集解通鑑胡注初邕徙朔方自徒中上書乞續漢書諸志蓋其所學所志

此者在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

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

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

於後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卽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

弄縉權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

陷刑故徵文刺譏貶損當世非直士也集解惠棟曰商芸小說云

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數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

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內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

遂殺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

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

乎善人國之紀也集解惠棟曰左傳云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騷絕之制作國之典也

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集解惠棟曰魏收云邕家在陳

北四十五里邕死獄中葬於此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間皆畫像

而頌焉

集解惠棟曰邕別傳云東國宗教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克州陳留並圖畫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其撰集漢事未見錄曰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

十二篇因李侓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

論議獨斷勸學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勸學一卷

釋誨敘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

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集解惠棟曰經籍志云梁蔡邕集二十卷錄一卷王補曰王厚齋攷史云蔡邕文今

存九十篇而銘墓居其半曰碑曰銘曰神詒曰哀讚其實一也自云為郭有道碑獨無愧辭則其他可知矣其頌胡廣黃瓊幾於老

韓同傳若綴成漢史豈有南董之筆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其深悲也

流極皆放

也極音紀力反

當伯喈抱鉗扭徒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

可經過

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可作得

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

及解刑衣竄歐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尙苦不密但願

北首舊丘歸骸先塋又可得乎

集解惠棟曰應劭風俗通云葬於郭北北首求諸幽之道也惟南子

云孔子曰狐向邱而死吾其首禾  
平廣志曰狐死首邱豹死首山  
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

枉結信宿三遷謂三日之間  
匡導既申在僭屢革資同人之先號

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笑北叟塞上叟也其馬

引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

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及家富馬良其子好騎

死者十九其子獨以跛之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猶恩遇也懷思

故子父相保見淮南子也思之乎集解蘇與曰蔚宗蓋咎邕厥因死而屈節懷爵祿而忘義

與馬融同但以允誅之為過耳明陳子龍刺錢謙益云白頭已自

羞江總青史何曾君子斷刑尙或為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號叔曰

不舉杜注云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

乃追怨子長謗書流後執政謂王允也集解惠棟曰儒林傳孔僖

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放

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實事非虛謗也此可證子長非謗之說

此為戮放音甫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侈謂紗帳女樂之

箇之屬也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斥而言無隱諱  
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梁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爲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謫也

後漢書集解卷六十下校補

蔡邕傳蔡邕

案魏晉間記載邕事邕或作雍字書亦以邕為雍之古文今經傳固多雍字而音義無由立說文所不收

以邕字相沿作鄉例之明即邕之俗體祝文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離離梁也故書訓雍為和即本鳥和鳴引伸其義邕字伯喈亦即本卷阿詩離離喈喈為義然匏葉詩一作雍雍鳴雁異文又作囀囀作囀囀嵇康游仙詩傳咸斑鳩賦則借作邕邕段玉裁說文注引卷阿詩亦作邕邕喈喈蓋即以邕之名字定漢人傳詩文字本如此耳實則借邕為離由隸寫趨於簡易邕習魯詩亦必魯文省作邕因以定名但作雍正為本字非誤字也

陳留國人也注國縣故城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南

今地詳曹襄傳

不寢寐者七旬集解官本考證曰

案官本下脫作十旬三字

有免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

侯康曰邕集有祖德頌序云昔我烈祖暨于子考世載孝友重以明

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免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穉所克任哉案漢世族葬邕母冢富即在祖園故得歸美

妙操音律

柳從辰曰御覽五百七十七引後漢書云邕好琴道以熹平元年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

靈跡每一曲製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允董卓等異之今傳無此文案此等神說自不可入史苑書固無即眾後漢書亦未必有直是御覽轉鈔之謬耳郭璞游仙詩云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本屬寓言而注文選者不見引此事也邕於建寧三年已入仕京師五年即為熹平元年據袁紀邕方為司徒掾固無由作青溪之游製三年之曲融時年八十一引疾告歸久矣與邕及允卓仕宦皆不相接故尤不可信

釋誨集解沈欽韓曰至文炳此引文心雕龍雜文篇語

天網縱官本網作網

君臣土崩注右執白旄而麾之官本注無而字

合從者駢組流離注流離光彩貌也官本注貌作見乃兒之義

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注速速方轂至轂祿也官本注此二方猶竝轂均作轂是

也官本注末無也字

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注易豐卦上六云官本注云作曰

泗濱之石注泗濱浮磬注曰官本注曰作云



綽有餘裕

官本裕作裕非

下獲熏胥之辜注史遷熏胥以刑音義云謂相熏蒸得罪也

官本注此

二熏均作薰是

夫九河盈溢

官本無夫字

百歲之久

官本久作後是

倕氏興政於巧工注倕舜之巧人也

案注之當作時

建甯三年辟司徒橋元府集解洪頤煊曰司徒當作司空

至司空

橋元為司徒

柳從辰曰袁宏紀建甯五年正月魏元祚初始司徒掾蔡邕數曰古不墓祭是邕實為司徒府屬不當改司徒為司空案邕或於三年辟司空府及元轉司徒仍以邕為掾則司徒乃司空之誤否則三年乃四年之誤必有一誤

出補河平長集解錢大昕曰

至

河平蓋平阿之誤

洪亮吉曰及兩漢河南郡皆有

平縣疑此文河字下脫南字案平阿與平為令為長無考若河內郡之河陽陳國之新平東海郡之陰平則皆長也所誤當不

過一字且果為平則傳當書平邑長既無兩平亦無繫郡之理洪說尤與傳例不符

文學多誤官本學作字是

立於太學門外注講堂長十丈廣一丈堂有石經四部官本注一丈作二丈

堂有作堂前皆是

及工書鳥篆者注所以摹印章也官本注無也字

並待制鴻都門下至制書引咎諸羣臣各言政要劉攽曰此卷內

字待詔作待制是也又言諸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諱照此時悉避詔字後人既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案唐書武后謂員半千曰宜畱待制此待詔改待制之始實諱嫌名也本書章紀之稱制臧宮傳之矯制皆改未盡者也

臣自在宰府注宰府謂司徒橋元府官本注府下有也字

郎中張文集解惠棟曰案惠上脫劉攽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

出尚書凡三十一字

所曰督察姦枉枉原譌杜錢大昭曰杜當作枉已據改官本不誤

餘皆枉撓集解惠棟曰撓當作撓柳從辰曰此惠所據北宋本作撓故補注正之也今關本官本

皆原作燒  
自不誤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注論語子貢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注子貢當作子  
夏官本不誤

邕悉心曰對事在五行天文志集解先謙曰官本改作及茲作滋

謹案據續志此注作改作茲皆不誤惟黃龍五年官本及續志  
皆作元年宣帝崩於黃龍元年無五年此作五明誤又未至頭  
而止官本注同據志作未至頭而上知之是也注誤上為止又  
脫知之二字耳是歲后父禁為平陽侯志文本有歲字陽平亦  
作平

蜺螭雜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柳從辰曰東觀記虹蜺見御座

曰虹蜺小女子之祥案邕與楊賜同詣金商門崇德署密對災  
異本以虹蜺畫見為主已詳楊震傳又邕集載詔問者七事一  
天投蜺二白衣人入德陽殿三雌雞化雄四月蝕地動諸災皆  
五星辰錯繆六蝗蟲冬出七平城門及武庫屋壞亦以虹蜺為  
第一  
前者乳母趙嬈注嬈音奴鳥反官本注  
奴誤文

伏見廷尉郭禧柳從辰曰禧  
袁宏紀作信

曹節於後竊視之後原謂復錄大昭曰復當

皆側目思報官本目或誤爲日

實屬宛奇不及陟班案豈僅自承實屬張宛李奇或營護羊陟胡毋班本質事也

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注及經典羣書宜摺摭官本注宜上有所字是

集解王鳴盛曰至其爲脫落甚明案豈全書並見續律厯志論劉注有律厯意第一以下乃

章懷就當時所有者言之並非邕書辭也

遠跡吳會注吾昔常經會稽高遷亭官本注常伏滔長笛賦序云

柯亭之觀序原謂子亭原謂事據伏序正解云以竹爲律則注兩篇之數韻作也官本不誤

比往而酒曰酣焉官本酒作主錢大昭曰闕本作主案主客酒皆酣故客且鼓琴無主獨酣之理

三日之間柳從辰曰袁宏紀作三月之間是也柳覽二百十二書鈔六十引謝承書亦作三月遷轉雖速亦當無一日一

臺之理案既云周歷則是已歷三官非未拜而又徙官自不可

以日計作月固較長但後論云信宿三遷則范本文似仍作日

也集解惠棟曰至章懷避諱改作持書柳從辰曰袁宏紀及書鈔六十引謝承書均作

治書惟初學  
記仍作持書

初平二年六月地震錢大昭曰上文已言初平元年則此初平二字衍

遂死獄中集解惠棟曰至葬於此楊從辰曰河南通志邕墓在今尉氏縣東北二十五里

時年六十一案上文光初平三年詠董卓而邕下獄死則年甫六十

無六十一也故錢大昭侯康皆謂傳誤

兗州陳留間皆畫像而頌焉官本間作闕

銘柳從辰曰文心雕龍銘箴篇云蔡邕銘思獨冠古今

連珠侯康曰類聚五十七引傳元敘連珠

章表沈銘葬曰邕薦董卓表極為推重收邕時不聞以此罪之當由王允未見此表耳而流傳至今為後世增一口實才之為

累如此